

伊人在暹羅

在同一時刻被命運賜予不同選項的人，在兩地分別過得怎樣？離開的人後悔過那個決定嗎，被留下的人懊惱過不公嗎？



編按：本作品為「在場・非虛構寫作獎學金」第四季得獎作品。「在場」獎學金始於2021年，致力於在個體與世界的連接處，鼓勵全球華語寫作者寫下非寫不可、非你不可的真實故事。「在場」將為作者的寫作提案，提供獎金、編輯、發表及出版和衍生IP支持。歡迎追蹤Facebook、Instagram，或訂閱Newsletter關注。

2017年春天，18歲的我獨自在曼谷「尋找」老二姑。伊[1]就在大皇宮邊的石龍軍路上，臨行前阿公[2]告訴我。

老二姑唔[3]知普通話，只坦[4]潮州[5]話，用詞也還停留在老時代。電話裡，伊問我倚[6]在底個[7]「客棧」「旅社」——好讓阿伯來接我。我坦，我在一家「民宿」。伊沒聽懂，底塊[8]吶？我想講「Airbnb」，又想，伊應該唔知，也無法在電話中把英文地址報給伊。我只好坦，我倚在朋友內[9]，家己[10]過去就好。

老二姑報了個地址，囑咐我，沒找著的話就問邊頭[11]的人：找娥姐。我連連應好。

在曼谷熱鬧的商圈暹羅廣場附近，我攔下出租車。去大皇宮，我說。其實我沒記住老二姑報的地址，伊坦潮州話，我也唔確定對應乜[12]字，只聽到石龍軍路幾號，後邊的巷名和門牌號像一糊團，沒入我腦中。坐在車上，我睇向窗外，熟悉的兩廣建築，垂直拔起的三四層民居，一樓的老式拉閘門，還有漢字店鋪招牌。和潮汕好像，我差點忘了自己是在曼谷。

我原計劃抵達大皇宮後，步行去找老二姑。但在車上打開地圖，才發現伊內離大皇宮還很遠。這條長達八公里的大路，從大皇宮向東南穿過唐人街，沿著昭披耶河[13]的走向再往西南延伸。我不記得究竟在車上和司機如何交涉，總之在調整幾次目的地後，我讓伊和老二姑通了電話。到達目的地，司機笑著向我額外要了一百泰銖。

這裡是曼谷的曼柯廉縣，摩天輪高聳的碼頭夜市Asiatique就在附近。街邊豪華酒店、高層公寓和簡陋平房交替出現。司機指著巷子說，就是這裡。

我用潮州話問巷口大伯：伯啊，娥姐是在這嗎？伊有些意外，阿娥姐啊？隨即站起來，坦，伊帶我去。

沒行兩步，迎面，娥姐被一個中年男人攙扶走來。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娥姐一頭銀髮，戴著眼鏡，脖子上有珠串，比照片瘦削許多。許[14]年伊83歲，依舊精神飽滿，頭腦清晰，熱情健談。

巷子很窄，約兩米寬。往裡行幾步，轉角處有一座小廟，寫著紅色漢字的竹編燈籠懸掛在兩旁。繼續往底行，娥姐家就在巷子深處。

娥姐，就是老二姑，阿公的二姐。

1946年，娥姐跟阿爸、大姐、大弟在汕頭坐上了去往暹羅的輪船。逃荒的人太多，伊阿媽和小弟（我的阿公）沒能上船。從那之後，一家人一分兩半，天各一方。有人留在暹羅[15]，有人離不開唐山[16]。

伊人[17]因什麼而走？為什麼是暹羅？是哪個節點什麼事件最終讓伊人下定決心離開？在同一時刻被命運賜予不同選項的人，在兩地分別過得怎樣？離開的人後悔過那個決定嗎，被留下的人懊惱過不公嗎？伊人有想過再去團聚，或是回來嗎？後來怎麼重新建立聯繫？這樣的迷思凶猛地朝我湧來。我決定去尋找答案。我去了泰國，也回到我的家鄉。有些疑問隨祖輩的離世隱沒塵煙，而有些，也讓我在記憶的廢墟中窺得我們一家的命運如何被牽絆。



|

注：1-17

- 伊：代𠵿他/她，i1。潮汕地區各地的潮汕話有少許差異，本文腳註皆為揭陽音。
- 阿公：祖父，a1 gong1
- 唔：不，m6
- 𠵿：說，dan3
- 本文的「潮州」指代今廣東東部的潮汕地區。文中大多使用「潮州」而非「潮汕」，源於明清設立的潮州府，其地域範圍基本包括現在的潮州、汕頭、揭陽三市。
- 徭：住，kia6
- 底個：哪個，di7 gai5
- 底塊：哪裡，di7 go3
- 內：家，lai6
- 家己：自己，ga1 di7
- 邊頭：旁邊，附近，bin1 tao5
- 乜：什麼，mêh4
- 昭披耶河：中文俗稱湄南河。
- 許：那，he2
- 1939年暹羅改國號為泰國，1945年恢復暹羅舊稱，1949年再次改為泰國。
- 唐山是海外華人對故鄉的指代，並非河北唐山。
- 伊人：他/她們，i1 nang7

一 離開的人

娥姐一家住在普寧縣[18]和揭陽縣[19]交界的一個內陸村莊。伊人原住在鄰近小鎮，因借住的厝[20]被要回，便返回村裡。祖屋已留給三弟一家，伊人只好𠵿[21]在客廳角。

娥姐的父親是農民，賣菜為生，名「再娘」，兄弟中排第二。大兄「姿娘」，三弟「再婦」。潮州話裡，姿娘是「女人」的意思。聽𠵿大哥出生前，男孩總養不活，女孩就養得活，於是，後來出生的兒子們被取了女名。也許因為三個男孩都活下來了，再娘的小弟沒有再取女名。在古老傳統的村落，性別的偏頗並不令人意外。1931年普寧縣有26.64萬男丁，而僅有19.58萬女性[22]。

伊人是何時離開的，阿公唔知。阿公從未見過伊人。

對許多潮州人來說，暹羅並非遙不可及。伊出現在許多俗語和歌謠裡，「從暹羅詠到豬槽」[23]，「乜個無，過暹羅」[24]。「暹羅船，水迢迢，會生會死在今朝；過番若是賺無食，變作番鬼恨難消。」[25]

那也是一個有宗親和血脈維繫的地方。幾百年的時間裡，從紅頭船到火輪船，商人、水手、技工、勞工、海盜、逃犯、難民……形形色色的人朝無盡的南洋駛去。1955年，泰國約有129.7萬潮州人，佔在泰華人總數的56%[26]。

潮州和暹羅的命運緊緊交纏。1767年，擁有潮州血統的鄭昭在暹羅建立吞武里王朝，隨後潮州船商在這片海域崛起，取得許多經濟特權，成為主導國內進口暹羅稻米的語系集團。在暹羅擁有甘蔗莊園的潮州移民，招來大量同鄉勞工。許多潮州工匠同樣被國王僱來打造新首都[27]吞武里和曼谷。[28]

往後的漫長歲月裡，除了自然災害和貧困驅使，伊人也因各種程度的暴力和社會失序而選擇外移，去往今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柬埔寨等地。

潮州一直被視為特別暴力的邊緣地帶，脫離中央王朝掌控，在宗族世系的脈絡中形成獨特的自治實體。宗族械鬥、爭奪資源，走私鴉片、幫派橫行，這樣的事常常發生。1869年，清廷在潮州沿海區域發動「清鄉行動」，數千名「不安分」的罪犯被逮捕斬首，部分村落被焚燒，數萬人被迫離開家鄉。其中受創嚴重的潮陽縣，男性大批外移成為常態，大多去往暹羅。[29]

戰爭動盪和政治壓力，讓暴力滲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裡。1918至1931年，約有157.7萬人從汕頭港口外移東南亞，其中86.8萬人進入暹羅。[30]人數激增的年份，如1927年22.2萬人、1928年21.2萬人從汕頭離岸，其背後是國民黨擊敗軍閥和鎮壓海陸豐共產黨人的結果——一年前，1926年，汕頭外移人數僅8.4萬。[31]

我無能得知，究竟是哪個特定的時間點，讓再娘一家最終也下定決心離開。也許日頭漫長又黯淡無光。縣誌只簡單紀錄了他們離開前經歷過的連綿災難。戰爭暴力持續的同時，還有乾旱和飢荒，暴雨和洪澇。

1942年底至1943年4月，廣東地區冬春連旱，早稻欠收，飢民當街搶食，甚至人吃人。[32]普寧縣餓死、病死、逃荒的約有10萬人，七成多農田受旱，面積高達36萬畝。[33]鄰縣揭陽，6.84萬人餓死，2.23萬少女嬰兒被拐賣，2.42萬人逃至鄰省。[34]疾病隨之而來，阿公家鄰近的鎮上發生霍亂，死亡

400人。[35]潮州多地被日軍佔領，沿海漁民被禁止出海，僑匯和糧食進口受限，更加劇了飢荒。[36]

這場大飢荒中，不滿一歲的阿公，被老嫲[37]抱到一富人家。對方看伊很是可愛，頭髮蓬蓬，想留下來。最後老嫲猶豫了，想了想又不捨得，抱著阿公折返。

飢荒年的集體記憶被留在歌謠裡：「米碎草[38]，米碎草，食落肚，就著[39]嘔……作田個人無米食，飢荒來食米碎草。」「水芋生在田，飢荒許時間，肚困[40]挈[41]來食，食了唉唉噏[42]。」[43]

1944年9月颶風暴雨致使河道決堤，阿公家周邊鄉村很多房屋倒塌，多處民船被沖沉底。戰爭在繼續，1944至1945年初，日軍多次入侵鄰近小鎮。1945年、1946年又旱，米價大漲。[44]

終於，1946年，伊人決定出走。再娘夫妻和姐弟四人在鄰鎮碼頭坐船，先到揭陽，再到汕頭，等待去往暹羅的輪船。



啟程前，再娘當掉家中四畝園地，換成旅費。伊取完錢，行錯路，誤入海關後被打，錢也被搶走部分。又因逃荒的人太多，船票得抽籤。沒有得到足夠乘船資格的一家這樣決定：阿爸帶着十六歲、十二歲的女兒和八歲的兒子先離開，阿媽和小兒子之後找機會再走。

這是1931年以來華人移入暹羅最多的一年，八萬餘人經海路直達曼谷，其中四萬餘人從汕頭移出。[45]1939年日軍佔領潮汕地區後，正常的移民航線中斷過一年多；1940年有過短暫恢復，但翌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又陷入沉寂，直到二戰結束，西方輪船才恢復航行。[46]

大量仍飽受戰爭暴力和飢荒的難民，抓住了這個出走的時機。從前不多見的全家外移，也在這時候紛紛出現。二戰結束至1947年5月，每月從汕頭進入暹羅的華人約有四五千人。[47]

那次阿公一家人未能同行的原因，在歲月流逝中留下不同版本。泰國的阿姑阿伯坦，是因為在汕頭侯船太久，錢花太多，不夠買票。阿爸兒時聽到的，則是阿公的媽媽患有沙眼，怕傳染給船上其他人，不被允許落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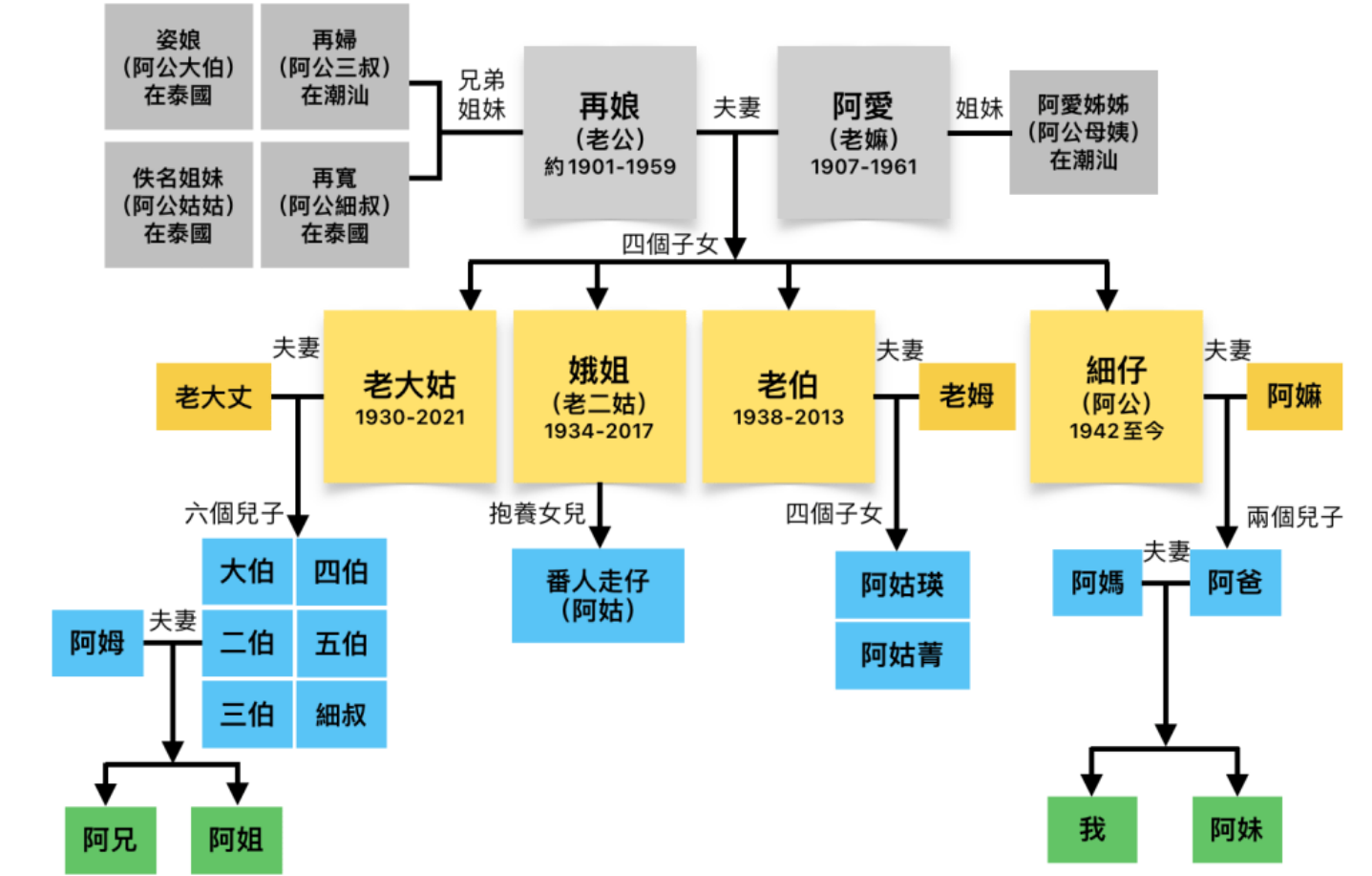
這些傳聞背後，是暹羅對華人移民政策的緊縮。二十世紀初，暹羅通過多部條例來同化境內華人，並於1927年首次限制移民——入境者需繳納暹幣5銖，患沙眼者禁止入境。此後暹羅數次修改條例，增加入境成本，並限制不識字者進入（多為貧困勞工和婦女）；一直到1939年，外籍人士到暹羅的入境稅和居留稅各高達500銖。[48]

但登船和團聚的願望沒有消失。一兩年後，阿公和母親攜著番邊[49]寄來的船費，再次出發。對岸限制入境也在繼續。在汕頭港口，伊人得到的答覆卻是「限制新客落船」。

二戰後大量華人湧入，暹羅擔心他們影響本國經濟、就業和治安，加大管控力度[50]。1947年6月，暹羅公布新的移民管理辦法，每年限制1萬名華籍新移民，其中由汕頭移出者限定7千人。此後，中暹雙方因縮減新客名額問題有過多次交涉。隨著新中國成立後對出入境的嚴格管控，以及泰國繼續限制移民，人口大量外移的現象就此消跡。

「就無辦法去了。」阿公坦。

我曾想，身處時代巨變現場的人，或許伊人在某一時刻會有掌握自我命運的機會。然而個體總被無形的力量拽緊。若說離開是被迫的選擇，那能否離開的關鍵，也不在自我。不管其中細節如何，最終，暹羅成了老嫲和阿公未能到場的遠方。



注：18-50

18 普寧縣：1993年撤縣立市，今由揭陽市代管

19 揭陽縣：1991年撤縣立市

20 厝：房子，cu3

21 𡇗：睡，in6

22、33 普寧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5年。《普寧縣誌》，廣東人民出版社。

23 指談論天南地北、不著邊際的話題。

24 窮到什麼都沒有，就去暹羅找生計。

25 林朝虹，林倫倫編，2012。《全本潮汕方言歌謠評注》，花城出版社，頁218。

26、30、45、46 施堅雅，2010。《泰國華人社會：歷史的分析》，許華等譯，廈門大學出版社。

27 1767年鄭昭建立新王朝後，曾將首都從阿瑜陀耶移到昭披耶河西岸的吞武里。1782年鄭昭被推翻，通鑾即位，為曼谷王朝的第一任國王。他將首都移至昭披耶河東岸，即今曼谷市中心，並在此修建大皇宮、寺廟和城牆。

28、29、31 麥柯麗，2023。《遙遠的海岸：中國海疆上的殖民擴張》，林玉菁譯，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32、36 廣東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2001。《廣東省志·自然災害誌》，廣東人民出版社。

34 揭陽縣志編纂委員會編，1993。《揭陽縣誌》，廣東人民出版社，頁33。

35、44 揭西縣誌辦公室編，1994。《揭西縣誌》，廣東人民出版社。

37 老嫗：曾祖母，ma2，近似普通話ma第4聲；也常被寫作「阿嫗」，但「嫗」的潮州音為ma1，近似普通話ma第1聲。

38 米碎草：野甘草，又稱冰糖草

39 著：得，dioh4

40 肚困：肚子餓，dou2 kung3

41 挈：拿，kioh8

42 唉唉噏：因痛苦而哀嘆，hai5 hai5 cang1

43 林朝虹，林倫倫編著，2012年。《全本潮汕方言歌謠評注》，花城出版社，頁62-63。

47、48、50 謝培屏，2006。〈戰後暹羅對華人的移民政策 (1945-1949年)〉，《國史館學術集刊》第13期。

49 番邊：特指華人移民所在的東南亞國家。

二 阿愛

老嫗名叫阿愛。

我對伊有著許多好奇。獨自撫養兒子長大的老嫗，是怎麼樣的人？伊人在潮汕相依，過著怎樣的生活？我還想知道阿愛的模樣。遺憾的是，伊一張照片也沒有留下。據阿公講，伊長型臉，薄殼眼，高高瘦瘦，頭髮在後腦勺縮成圓髮髻，𧸛[51]穿大筒衫。

沒能上船，阿愛和細仔[52]回鄉。孤兒寡母被村裡人欺負，轉輾借住姊姊家。姊姊家在榕江大堤旁，許多孖仔[53]愛下水游泳。但阿愛對細仔管得嚴，只讓伊在河邊洗澡，不允許往深行，到點了，就喊轉內[54]。以至於鄰里孖仔都學會了游泳，只有伊𧸛[55]。

丈夫每月從番邊寄錢來，補貼生活。很多個夜晚，阿愛在燭光下幫人加工金箔紙，賺些零錢。細仔還小，坐在塗下[56]相護[57]，有時目澀，睏到在𧸛，阿愛就敲敲伊的頭。逢年過節，阿愛牽伊去廟裡拜神明，還一起去戲院前看戲。

在泰國出生的阿姑聽老伯[58]𡇗過，再寄旅費回鄉時，阿愛唔敢過去。

但這不像阿公口中的阿愛。阿公𡇗，阿愛「強脚[59]」。伊的心算能力為人驚嘆。從前的秤，刻度以十六兩為一斤，要把「兩」換算成「斤」，阿愛一掐便知，𧸛給人缺斤少兩。街坊鄰居向走巷的小販買東西時，攏[60]叫伊來相護算錢。

解放後，阿愛和細仔很難再出境，丈夫匯了一筆錢回來買厝。伊人不用再寄居在姊姊家。

生活依舊清貧。早晨一顆青椒欖，切成兩半，蘸醬油，伊人兩人配粥吃。厝邊[61]大姐與阿愛從小相識，常常過來陪伊談天。幾年前為了旅費而當掉的四畝園地，也到期贖回來了。阿愛開始去種菜，有時清晨早早，還要去園裡摘青豆。

像阿愛這樣獨守鄉里的閩粵女性，太多太多。20世紀初以前，下南洋的女性極少，她們的丈夫獨自過番[62]找生計，她們被留在鄉里，照料家庭。那些得以出海的，有部分是被捲入人口販賣和性產業中的女性。[63]1882至1892年，入暹華人中僅有2%到3%的女性，一戰之前不超過10%，到1945至1949年，女性佔了入境華人的31.45%。[64]

獨自離鄉的丈夫在番邊再婚，這樣的情況並不少見。1980年代福建三個縣的調查顯示，165名東南亞移民中，有19名勞工回國成婚後又在南洋當地再婚，研究者認為這個數字極為保守，源於受訪家庭不知情或不願告知實情。[65]與此同時，留守妻子卻過著喪偶式生活，有的被家族嚴加看管，限制參與社會活動。更不平等的性別關係也在於，那些產生婚外情的女性，被視作家庭的恥辱，她們的丈夫還在報紙上通報其「不守婦道」和離婚告示。[66]

1950年新中國頒布婚姻法[67]，一定程度鼓勵了不少留守婦女提出離婚。1954年3月廣東省人民法院粵東分院的一份[68]顯示，當年普寧縣74件華僑婚姻案件中，近三分之一的離婚緣由是男方在海外再婚，還有三分之一是同居短、分開久。此外還有因婚外情懷孕的，以及僅憑男方寄回的相片出嫁、在婆家空守多年卻未見真容的。在普寧縣的處理經驗中，多年無信息、下落不明的，經調查屬實後判決；可證實對方再婚的，說服無效後，也給予判離；有信息來往的，視具體情況（如感情、出海時間、對家庭接濟情況等），徵求對方意見後再判決。

但婚姻法引起了海外華僑的不滿。[69]由於僑匯是中國重要的外匯收入和物質來源，1954年4月國家發布指示[70]：若海外華僑未重婚、與國內有通訊和匯款，當國內僑眷要求離婚時，應以「恢復和好並盡量不批准其離婚為主，積極進行說服勸導，使女方打消離婚之意。」

阿愛的境況與她們不同，伊與再娘相處了二十餘年，決定帶孩子去暹羅重建生活，碰阻後，伊人也再次為相聚爭取。在分離的十年中，再娘每月匯款來，伊人保持著書信聯繫。

如若生活能夠繼續這樣平淡地過下去，未嘗不好。但1956年，丈夫和孖仔離開的十年後，阿愛眼睛看不見了。說是青光眼，去找的醫生都醫不好。正讀六年級的細仔休學，在家照顧伊，也替伊去園裡種菜。番薯賣給市場邊磨薯粉的人家，菜要自己擔去街頭巷尾賣。細仔是從這時候會做飯的。

休學一年後，細仔返校補了一學期。那年小升初，伊沒考好，決定在家再自學一年。伊的十五歲就在照料母親、種菜賣菜和看書自習中溜走。1958年，伊順利考上揭陽縣第二中學。

細仔學習認真。在家吃飯，伊把不會解的幾何難題畫牆上，邊吃，邊看牆。看著看著，會解了，眼睛一亮，突然把飯碗放下。阿愛只能聽到聲，很訝異。阿弟，你飽了啊！未，我來解個題。

那年某天，細仔照常去園裡挖番薯。村幹部過來呔：弟啊，這番薯挖起來之後，就畚再來種了。那是做呢[71]，伊問。愛[72]入公社化了，幹部們說。伊窘迫地走了，再也沒去種過。一些諷刺公社化時期虛假浮誇的歌謠這樣唱道：「房腳大大，一畝報萬外；食堂哩愛散，頭食頭咒誓。[73]」「今年豐收，口糧倒匱；超英趕美，糜食做水。[74]」[75]

細仔的初中也建了食堂，學生都得在那吃飯。但伊沒有關於大鍋飯的記憶，伊得轉內照顧青盲[76]的阿愛。

細仔早已習慣獨來獨往，放學了直接轉內，不參加同學們的課外活動，籃球不☐打，乒乓也☐。伊也很少笑，愴面烏烏[77]，因☐看起來「兇」，沒人敢欺負伊，也沒有過衝突。只是，後來要入共青團時，班上團支部的學生不讓伊參加。那些人說：你沒有走集體路線，總不願來學校吃飯。

「實際我無辦法。」講到這，阿公笑了，「就作為一個缺點，無給你參加。」

1958年之後，因大躍進、公社化影響，僑戶被動員繳售財產，海外華僑寄匯大幅下降，又因國內生活困難、物資緊張，他們轉而以米、油等物資代替僑匯。為爭取外匯，中國政府申明，僑眷和歸僑在加入人民公社後，個人生活資料、僑匯和存款仍歸私人所有。此後，各地陸續實行以僑匯證購買物資的政策，並成立華僑商店等供應機構。[78]這類華僑特種商品供應公司在1966年被撤銷，直到1976年才恢復。[79]

遠方的噩耗在這時候傳來。1959年8月，再娘在曼谷去世。看到紅色僑批[80]上用鉛筆寫下的報喪，細仔決定隱瞞這個消息，沒有告訴阿愛。阿愛直到去世，都不曾知曉。



1952



1954

阿愛的身體在1961年春天惡化。初三下學期，每到課間操時間，細仔就跑回家，煮中藥、做午飯。伊時不時還要去請醫生來，看病開藥。吃完午飯，細仔再回學校，赴下午的課。

那年六月初，阿愛在一個平靜的傍晚沒了聲息。

細仔做好晚飯，去叫伊吃飯。阿愛沒應。細仔緊張得不得了，伊跑出屋外，拼命跑，跑到村里，找三叔再婦，一起趕到鎮上。伊又穿過無數條彎彎繞繞的小巷，到大堤邊，給母姨呔。

沒有辦喪事，靜靜的，七個[81]也唔敢做。大家正在破四舊。有錢的都不做，更別說沒錢的。居委主任幫忙申請了一座免[82]錢的棺材，葬在再娘村內的土堆裡。

從六年級到初三，阿公照顧了青盲的母親近五年時間。去世的原因，阿公呔，可能是營養不良吧，水腫。「許時候也是國內經濟生活緊張。」

阿愛去世後，細仔開始到學校上晚課。放學轉內，睡到凌晨兩點多，醒來點煤油燈再學，直到天亮去上課。伊每一天就這樣循環。畢業考，伊物理拿了年級第二。第一是同村的一個女生，讀了高中，後來嫁到別的地方去了。細仔比同年級的人大兩歲。要報考普通高中，超齡了，不讓報。最後，伊去了揭陽師範學校。

再娘過世後，僑批的落款變成老伯，再後來變成了娥姐。但往後細仔才知道，實際上阿兄沒有給伊寄錢，最開始是大姐寄的——大姐和父親借過錢，父親過世，這些錢伊不想還給大弟，於是以大弟的名義，寄錢回國給細弟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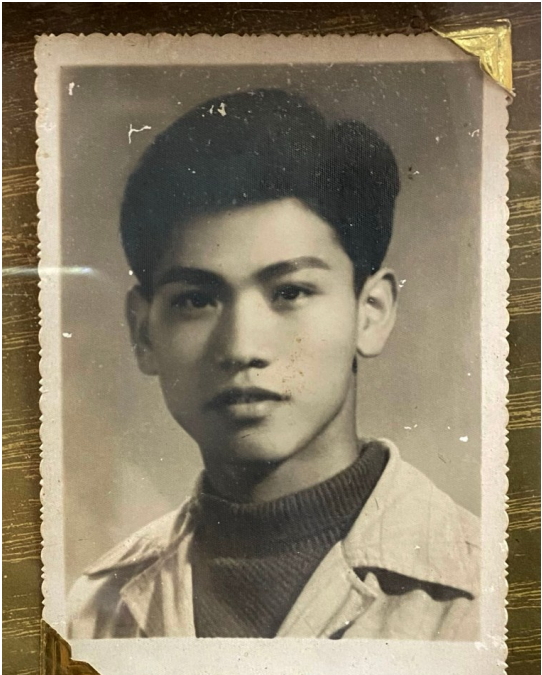
相比大姐，娥姐寄得更多。等大姐錢「還」完，娥姐便接手，每月寄來30港幣，細仔去換成12.81塊人民幣。伊常和細仔講，要認真學習。伊的信呔：你好好讀書，我還娶結婚，等結婚了，不一定能照顧你的生活。

娥姐寄過自己的黑白影樓照到細仔學校。秀氣時髦，短捲髮，眉毛細長，眼睛彎彎，戴著華麗的耳飾和項鍊，還有蕾絲邊的裙子。伊和阿愛一樣，單眼皮，目唔大。好高貴，很多年以後，再看這張照片，阿公這樣誇伊。

細仔也給娥姐寄了自己的照片，那時伊二十出頭，濃眉大眼，毛衣配夾克。褐色毛線是伊在華僑商店買的。阿公呔，那是伊上帥[83]的時候。



1960



1964年細仔畢業，分配到一個鄉下小學教書。「許時間，人積極到不得了。祖國需要，就是我們的志願，服從分配。」聊到這裡，阿公又笑起來。有了工作，伊馬上寫信給阿姐，免再寄錢了。

文革很快來臨。有海外關係並不是一件好事，細仔燒掉了很多僑批。兩地聯繫開始減少，「幾乎無聯繫。」

注：51-83

51 惦：總是，diam3

52 細仔：小兒子，soi3 gian2

53 孖仔：小孩，nou5 gian2

54 轉內：回家，deng2 lai6

55 𠵼：不會，bhoi6

56 塗下：地上，tou5 ê6

57 相護：幫忙，sio1 hu6

58 老伯：爺爺的哥哥，lao6 bêh4

59 強腳：厲害有本事、精明幹練，kiang3 ka1

60 攏：都，long2

61 厝邊：鄰居，cu3 bin1

62 過番：到海外，主要指東南亞國家，guê3 huang1

63 麥柯麗，2023。《遙遠的海岸：中國海疆上的殖民擴張》，林玉菁譯，時報文化出版公司，頁312。

64 施堅雅，2010。《泰國華人社會：歷史的分析》，許華等譯，廈門大學出版社，頁135-136、199-200。

65 浦永𠵼，1988。<論福建僑鄉人口國際遷移的社會、經濟、文化意識效應>，《人口研究》第5期，頁25-30。

66、69 沈惠芬，2011。<華僑家庭留守婦女的婚姻狀況——以20世紀30-50年代福建泉州華僑婚姻為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第2期，頁68-76。

67 婚姻法是新中國成立後頒布的第一部法律。

68 《關於梅縣、普寧兩縣1953年處理華僑婚姻問題的專題報告》

70 《關於處理華僑婚姻糾紛問題的指示》

71 做呢：為什麼，zo3 ni5

72 愛：要，ain3

73 大家一起吃大鍋飯，公社食堂快辦垮了，一邊吃一邊咒誓，一畝地收成一萬多斤。

74 今年說是豐收了，但糧食卻減少了。要趕超英美，稀飯卻像水。

75 林朝虹，林倫倫編著，2012。《全本潮汕方言歌謠評注》，花城出版社，頁112。

76 青盲：失明，cên1 mên5

77 面烏烏：黑著臉，沒笑容，mêng7 ou1 ou1

78 張小欣，2012。<波動與穩定：1957-1977年的中國僑匯政策>，《東南亞研究》第4期，頁83-89。

79 普寧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5。《普寧縣誌》，廣東人民出版社，頁295。

80 僑批：通過民間機構寄回中國的匯款和書信

81 乜個：什麼，mêh4 gai5

82 免：不用，miêng2

83 最，siang6

三 娥姐

在我出生的那個地方，人們對下南洋的往事習以為常。阿某人在香港、新加坡、泰國的親戚，夾雜在茶桌閒談中一句不經意的話裡。返鄉探親的人被叫作番客，番客會帶回遠道而來的禮物，分發給嗷嗷待哺的人。鎮上的華僑醫院，還有阿公後來任教的小學，都是離鄉多年的番客捐贈的。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對泰國的親人知之甚少。伊人是怎麼樣的人，在當地做什麼工作？伊人生活在曼谷的什麼街區，那都住着什麼人群？伊人有過上更好的生活嗎？帶著許多好奇和疑問，我去了泰國。

2017年那回，我只記得，一步步抵達娥姐家後，我想象中美好的遠方開始一點點坍塌。

娥姐家的門檐下有很多螞蟥，繞著鞋子走，有的還爬到鞋上。屋內燈光昏暗，裝修簡陋，陳設也老舊，桌子上的剩飯蓋著一個塑料菜罩。年老後，糖尿病的緣故，伊有些眼花，阿公拿了些錢讓我轉交給伊看病。

每每提到泰國，阿公阿嫲一定會念起娥姐，咀伊寄了很多錢來給阿公生活。娥姐對阿公很好，我們都知。也因為如此，我對娥姐有著特別的感情。沒有見過伊，可我天然地想靠近、想了解這位與我有血緣關係的女性。

在我片面的判斷裡，娥姐的老年生活似乎過得不那麼如意。我聽來的一些話，大家也在感慨和心疼娥姐的命運，覺得伊辛苦，不夠幸福。伊的一生就這樣被概括在幾句簡單的惋惜裡。娥姐從前在噠叻[84]賣菜，六十歲才歇。伊無生孖仔，婚後領養了個番人走仔[85]，是剛出生就被拋棄的。沒過幾年，伊也離婚了。那天我碰到了伊走仔，語言不通，略帶尷尬地互相打了個簡單照面，伊就離開了。

那時的我，也為娥姐的過往和現狀感到難過。一個已經出走的、卻仍在付出的女人，和伊不易的一生——辛苦擺攤賣菜，獨自扶養遠方的阿弟。伊為了等阿弟畢業再結婚，是否也因此犧牲了自己的親密關係和幸福呢？直到今年我再去泰國以前，我都是這樣想的。

這個夏天，我又去了泰國，住在仁伯家。仁伯是老大姑的二仔，我第一次去曼谷時，也在娥姐家見過他。

仁伯1962年出生，七歲開始，伊放學後就幫娥姐賣菜。伊大概是和娥姐相處最多、走得最近的晚輩，從小黏在娥姐身邊，惦惦去伊內。長大後，長輩都誇伊有心，待人好。我從仁伯的講述中，窺見老二姑人生的一小角落，也意外發現了伊的另一面，那些我從未聽過的故事。



「她是一個善良、愛運動的人，喜歡給別人買東西。」當我問娥姐是個怎麼樣的人時，仁伯的翻譯軟件這樣告訴我。

仁伯從小和長輩講潮州話，和兄弟朋友講泰語。如今很久沒講了，伊潮州話生疏很多，不大流利。有時不知如何表達，便打開谷歌翻譯。伊按下「麥克風」按鈕後，惦惦愣個幾秒，仔細揣摩要說的話，怕沒表達清楚；但又因沉默太久，等伊開口講話，麥克風已暫停錄制。

娥姐和大姐住得近，行幾分鐘就到。娥姐每天都到大姐家旁的噠叻賣菜，有自己的攤位台子。早上九點多，伊坐別人的車去進貨。兩個小時後，「菜來了！」娥姐朝大姐家裡喊一聲，仁伯和老大丈[86]就出來把菜搬下車，再用小推車推去噠叻。接著，仁伯幫娥姐一起把菜截雅雅[87]，擺上攤位做準備。

下午一點，娥姐一人開攤。娥姐惦惦笑笑，生意好，顧客多，兩三點正是人最多的時候。伊大概也是像了母親的「強腳」，話多，愛講，泰語也坦得好。仁伯坦伊「坦話強」，「番話伊上強」。老大姑也賣過菜，但話很少，靜靜的，表情無波動，生意差些。

在阿愛記憶裡，娥姐就很剛強。伊給阿公講過，二姐好「野」[88]，不屈，大姐則老實。

小時候，大姐和二姐一起去扒樹葉，拿回家作燃料。遇到村裡兩個差不多大的男孩，雙方相爭，最後抓起耙子就互砸，四散[89]打。大姐兒時生過病，後來走路一拐一拐，在一旁驚到不敢動。二姐卻把兩個男的打到哇哇哭。儘管自己的手也被敲出一段一段烏青，但伊沒哭。轉內後，伊目金金，面烏烏，七個也無坦。

對方的娘找上門來，坦二姐對伊孖仔的頭敲出個包。阿愛也無示弱，把二姐牽出來，坦：這是孖仔事，免相找，你看我的，給恁[90]物[91]到這樣，都無哭。

「（暹羅）從前賣菜，生意好，攞總[92]是唐人做。」仁伯坦。伊人沿襲著一套傳統的稱呼，把華人叫做唐人，泰人是番人，馬來人是客仔，西方人是紅毛。

到五六點人少了，娥姐也累，便回大姐家休息。「阿仁啊，你來給阿姨賣菜。」仁伯三點多就放學了，伊代娥姐看攤到七點。收攤後，仁伯掃掉塗下的菜葉，娥姐把賣剩的放進筐，再加霜水。我聽成酸水，什麼是酸水？我沒懂。「ice，一粒一粒，菜涼涼，從前無霜櫥。」仁伯坦。我才明白是冰水和冰箱。霜水，霜櫥，這是我從沒用過的詞。

仁伯記得，那時娥姐每天能賣七八十泰銖。收攤後，伊會給仁伯一兩銖作零花錢，仁伯就拿去買吃的。兩塊錢，能買一碗豬腳飯，兩碗粿條湯，或四根街頭烤豬肉串。「從前錢大，粿條現在四十、五十。」仁伯感慨。

仁伯笑坦，娥姐有錢，生活比較寬裕，常常幫襯大姐和大弟兩家。伊也知娥姐寄錢給阿公，「生意好，有錢寄去唐山。」伊補充，娥姐也唔是很有錢吶，比較有錢。有錢的程度是用食物來衡量的：「愛食[93]乜個，攞有。」

「我拈去伊內找食。」仁伯笑出聲來，伊有六兄弟，排第二。「我內，兩樣菜，八個人；伊內，三樣，食三四人。」要去哪裡，想吃什麼，伊就拉娥姐一起去。

意外、慶幸、舒了一口氣？該怎麼形容我第一次得知這個消息時的心情。娥姐的生命沒有我從前聽說和想象那樣的窘迫，寄回唐山的錢也不是硬擠出來的。幸好。那時我的內心幾乎詞窮，只剩下震驚和欣喜。

沒人知娥姐何時結婚。仁伯五歲時，娥姐已婚了，但再往前的事，伊想不起。可以估摸，娥姐大概是30到33歲結婚，那是1964年阿公師範畢業，到1967年仁伯五歲記事之間的幾年。娥姐的丈夫和前妻有個走仔，伊偶爾來娥姐家吃飯，仁伯有遇過。結婚沒幾年，娥姐離開了那個男人。仁伯坦，那人很自私，外面還有女人。娥姐乾脆利落地離婚了。後來伊也有交過其他男友。

阿伯想起伊五歲的事，伊坦自己「無用」，是「大力攞（音）[94]」，惦惦和人相打，還去娥姐的攤位搗亂。娥姐愛來打他，伊就跑掉。「伊賣菜，還未賣，菜剛放好，我來討伊個錢，『姨，好來買物食』。阿姨伊罵我，『還無賣，你來拿錢啦』。」大了兩三歲後，仁伯像變了個人，懂事起來，幫娥姐賣菜。

娥姐總是願意滿足伊的需求。每到過年，仁伯和娥姐坦，愛雅雅的衫，雅雅的褲。娥姐就給伊買新衫褲，穿去𠵼迚[95]。菜攤附近有人賣脆皮椰奶，伊愛吃，娥姐叫伊去買粒雞卵來，讓攤主加裡面，這樣更好吃。

有時賣完菜，仁伯坦愛去看戲，娥姐就帶伊坐三四站公車去電影院。伊人惦惦去，唐人戲、番人戲，娥姐攞愛看。「David Chiang（姜大衛）你會別[96]𠵼，香港個。」仁伯問我，我搖頭。「無帶大伯三伯？」我問。仁伯笑笑：「無，伊無相護乜個。阿伯力落，伊唔力落。」

仁伯初中畢業後，愛去公立的商業學院。公立的便宜，私立貴得多。娥姐坦，要是沒考進，伊會出錢讓仁伯去讀私立。伊人都知，老大姑家沒辦法出那筆錢。幸好，仁伯最後考上了公立，娥姐免相護錢。

2017年夏天，在我探望娥姐後的五個月，家人齊齊去了趟泰國，包括七十五歲的阿公。這是阿公第二次去泰國，第一次是1999年。見到一大家子來，娥姐高興得合不攞嘴。阿公坦，看得出伊是發自內心的歡喜。那時的娥姐，健談依然。阿公再拿錢讓娥姐去看病，伊回國不久，娥姐就住院了。

那年12月，娥姐在曼谷病逝。

|

注：84-96

- 84 噠叻：泰語「市場」的潮州話音譯，dag4 lag8
- 85 走仔：女兒，zao2 gian2
- 86 老大丈：老大姑的丈夫，lao6 dua7 dion6
- 87 截雅雅：切得乾淨好看，zoih8 ngia2 ngia2
- 88 野：厲害，ia2
- 89 四散：胡亂，si3 suan3
- 90 恁：你，你們，ning2
- 91 物：搞，弄，做，muêh8
- 92 攏總：都，long2 zong2
- 93 食：吃，ziah8
- 94 力攞：流氓，泰語 的音譯，lag8 lêng2
- 95 𪗇𪗇：玩耍，têg4 to5
- 96 別：認識，bag4

四 初到暹羅

仁伯對著一張黑白照片端詳了許久。幾位女人穿著白色短袖上衣和黑褲子，站在一塊剛立好、還未刻字的墓碑前。那是再娘的墳墓。

「攏總是厝邊。」伊突然都想起來了，指著每個人旦：這個是我朋友個阿嫲；這個平樣[97]，厝邊，伊賣鴨糶條；這個從前我叫伊「戲嬭」，往後伊無做戲，來賣雞、鴨、豬；這個老姆[98]，好人，從前阮[99]內窮，無乜個食，伊在大溪賣鹹[100]，拿來給阮。

伊人都是再娘的鄰里。

「當地的人都說，阿公（再娘）是個老實人。」在我剛到那天，仁伯就用軟件告訴過我。伊補充旦，伊朋友的阿爸講，再娘心好、人好。

相片是姑菁帶來的，老伯的女兒。在潮汕，我稱伊為「阿菁姑」。但到了泰國，我跟隨伊人多年來的用語習慣，把伊的名放在稱謂後，即姑菁。

姑菁在家找到一個大紅鐵盒子，裡面裝了許多從前拍的黑白照。來之前，伊在微信上告訴我，想送我一些老公[101]的相。「Bring him to his motherland.（帶他回他的母國）」姑菁𠵿咀潮州話。

姑菁漂亮，我小時候就見過伊的照片。伊捧著一束鮮花，身穿黑色學士服，站在爸媽中間，笑得很燦爛。看得出來，伊的髮型是精心做的，兩小撮卷過的髮絲從雙側垂下。還有一張，伊穿淺色西裝，剪了幹練的短髮。照片裡，伊人總是被鮮花、樹木和鍍金建築包圍，讓那個不到十歲的我意外闖入一個華麗麗的世界，偷窺精緻成熟的大人，羨慕不屬於我的地方。

「你有乜個想知的，就問阮。」姑瑛咀。伊是姑菁的姊姊，年長伊六歲。姑瑛也在我從前見過的照片上，那是一場婚禮，伊嫁給一位泰國出生的潮州人。姑瑛會些潮州話，從前伊大家[102]在內惦咀，姑瑛也跟著咀，但如今也忘了許多。

每當我提出一個問題，姑瑛和仁伯絞盡腦汁用潮州話回答我，再七嘴八舌說著我聽不懂的泰語，討論那真正的答案究竟是什麼。確定後，伊人再告訴我。要是無人知怎麼表達，就交給𠵿潮州話、但會些紅毛話的姑菁，或是谷歌翻譯。

阿伯阿姑們出生時，再娘已逝世，伊人所知所講，也是聽大人說來的，但如今幾位老人也已去世。很多往事如「唐山飢荒」、「沒吃的」、「艱苦」這樣，細碎籠統地概括過去。沒人知道伊人最初找落腳處和謀生計的細枝末節。僅有一些碎片的記憶，讓我粗略地知曉許久前發生過什麼。

1946年，在船上熬過將近一個月後，再娘和三個孖仔終於抵達曼谷。

那大概是伊人第一次見到大海。伊人住在潮州內陸，那裡只有丘陵、河流和農田。但大海帶來的興奮感，或許很快會被暈船和飢餓打消。伊人喝水，喝到肚子腫脹，也餓到昏睡過去，不知日夜。後來到了曼谷，別人攏咀，得吸點煙，身體才能消腫。姑瑛還聽咀，船上有人餓死，被扔落海底。

剛到曼谷時沒有厝，再娘四人住親戚家。姑菁補充，是shelter。伊雙手比劃幾下，又指指玻璃門外，那塊突出來的、能避雨的地方。「唔是伊（親戚）個內，是伊個厝外邊出去。」姑瑛咀。

再娘找到了新生計，伊挑著擔去賣鴨卵[103]。人人叫伊「賣卵伯、賣卵伯」。後來伊人離開親戚家，搬到河邊的木板厝。為了寄錢回唐山，伊人生活節儉，常常喝粥配瓜丁¹⁰⁴。

「從前暹羅，愛做乜個，還有路。唐山看不到路了。」仁伯咀。

老伯剛來暹羅時只有八歲。唔知從何時開始，伊在街上賣霜糕[105]。沒讀書，被別人嘲笑是流氓。十四五歲，伊去印刷廠當員工，十九歲出來自己做印務。因為唔識字，只好請人先揀字模，再安排印刷。老伯的泰語是和朋友、鄰里、親戚慢慢學來的，到老年，伊一開口就是個「泰國人」。阿公去泰國探親時，伊還在做這行當。

我在泰國華裔作家牡丹的小說《南風吹夢》[106]裏，看到了那時曼谷蒸蒸日上的繁榮模樣。汽車、電影院、電話、電視機，面對異鄉五十年代的繁華面容，伊人會眼花瞭亂嗎？也許和書中男主一樣，伊人也相信勤勤懇懇、吃苦耐勞就能改變命運。書中男主這樣說道：「至今他們（泰人）不喜歡做生意，幹別的工作也是得過且過，夠吃夠用就歇手。不像我們中國人老想多攢點錢，所以做生意的大部分是我們中國人。」[107]

「唐人從前來，力落[108]。」仁伯也這樣咀，中國人惦惦做，𠵿累。「暹羅人和唐山人唔平樣，伊lazy（懶）。」仁伯發出和書中男主相似的感慨，伊對從前的泰國人有著不勤勞、愛休息的評價。

「但現在，阿伯唔知吶。」伊憨笑著，補充一句，「中國人、番人，不一定。」伊咀，現在很多中國人有錢了，來泰國做事，做……做乜個吶？仁伯唔知潮州話怎麼講。伊的翻譯軟件告訴我：有些人從事不太合法的工作。伊指的是電信詐騙。

「信一封，銀二元，叫𠵿[109]刻苦勿愁煩；仔兒著扶持，教伊勿賭錢，田園著力作，豬仔哩著飼，等到我賺有，緊緊回唐來團圓。」[110]

再娘伊人有過想家的時候嗎？伊人是否好奇家鄉的變化？伊人滿意異國的新生活嗎？阿公咀，1953年左右，再娘曾有帶三個孖仔回潮州的打算，但最終沒能成行，聽聞是因中泰斷交。

剛到泰國的生活並不安穩。1948年鑾披汶政府再次上台後，繼續向華人施壓，包括將原本20銖的外僑隨身證例費，提高至400銖。1952年，在政府商討增加例費的過程中，許多華人提出抗議。當年6月13日，超過一萬名窮苦華人聚集示威。此外，政府希望消除共產黨在泰國的影響，例如在1952年11月發起為期三個月的對左派人士的搜捕。而華人內部，也在支持祖國政黨的問題上產生巨大分裂，使得當地社會氣候動盪不安。[111]

1959年8月的一天，再娘肚子痛，入醫院。一兩天，伊就過身了。

阿姑咀，可能是癌症，症狀很像，只是那時候沒有確診。不過阿公也聽來了不同版本。伊講，再娘在別人厝門外賣鴨蛋，後來厝地被政府拆掉，無處好去，氣到一病不起。伊忘了從何得知，也許是八十年代泰國一遠親返鄉時提起的。

「這就真的，隔哩久，離哩遠，六十五年了。人哩攞死了，無人好來做證實。」我把另一版本告訴阿公時，伊這樣坦。恁許時去泰國，無問伊人？阿公是不愛刨根問底的，每每遇到我這樣「拷問」，伊就笑坦：我又唔是記者。

阿姑們也對唐山的往事感到好奇。姑瑛問我，俺[112]的鄉里是揭陽？有老嫲（阿愛）的相無？伊幾歲過身？老嫲過身，阿公單一人？我坦是。伊人瞪大眼睛，嘴巴微張，大概是很少聽過阿公孤身一人生活的往事。



注：97-113

- 97 平樣：一樣，bên5 ion7
- 98 老姆：年老的女性，也用來稱呼爺爺的嫂子
- 99 阮：我們，不包括聽話的對方，uang2
- 100 鹹：泛指菜餚，giam5
- 101 老公：潮州話中對曾祖父的叫法
- 102 大家：婆婆，dua7 gê1
- 103 鴨卵：鴨蛋，ah4 neng6
- 104 瓜丁：一種潮汕特產，由冬瓜和白糖製成
- 105 霜糕：雪糕冰棍，泰國潮汕人的講法
- 106 作者原名Supa Sirisingh，筆名為牡丹，1969年發表泰語小說《泰國來信》，在中國也被譯為《南風吹夢》。這是第一部描述窮苦華人到泰國尋求生計的泰語文學作品，以第一人稱寫信敘述的口吻，講述了普寧人曾璇有在1945年坐船來曼谷、在唐人街做幫工並娶妻生子的故事，其中有男主初到泰國時對當地社會和泰國人的許多批評和偏見，但他最終理解了兩地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該作品獲得1969年東南亞公約組織優秀文學獎，也被泰國教育部選為中學生必讀書物。
- 107 牡丹，1984。《南風吹夢》，中國友誼出版公司，頁103。
- 108 力落：勤快，lag8 loh8
- 109 𡇗：妻子，bhou2
- 110 丘玉麟選注，1958。《潮汕歌謠集》，廣東人民出版社，頁17。
- 111 施堅雅，2010。《泰國華人社會：歷史的分析》，許華等譯，廈門大學出版社，頁328-331。
- 112 俺：我們，包括聽話的對方，nang2
- 113 乜事：什麼事，mêh4 se7

五 破碎的記憶

阿公剛過完八十三虛歲生日，年老的跡象在加速。

夏天日頭長，五點半，天就微亮。阿公跨上腳車，踏到榕江邊，繞附近村落外圍慢悠悠轉上一圈，再返回鎮上。約十公里路，伊七點出頭到家。阿公的手臂變軟了，踏車時，肉耷拉著垂下來，像黏上去的，一晃一晃。

一次晚飯後，伊穿背心出門散步，有相識的人坦伊瘦。阿公自知。後來再出門時，伊會在白背心外再套件短袖襯衫。「關你乜事[113]，管好你家己。」我告訴阿公，下次就這樣回話。阿公哈哈起來，穿好襯衫，又出門了。我知道，在這樣一個充滿人情世故的小鎮，不可能那樣當面回話。我都能想象，阿公撓撓白髮，佯裝不在意，心虛笑笑，然後走開。

阿公縮個了也是真的，原本和一六四的阿嫲差不多，如今只剩一五八。伊對雨聲的感知力也在下降。近來雨水多，常在午後。飯桌旁的窗外沙沙的，伊唔知。等到幾分鐘後窗台板響起嗒嗒聲，伊篤定地像第一個發現新鮮事的人：「落雨了！」

在我十二歲隨爸媽搬離潮汕以前，我們和阿公阿嫲住一起。家中包攬買菜、做飯、晾衣這些活的人，是阿公。教我數學題、聽我背課文、給試卷簽字的，大多時候也是阿公——因𡇗伊好商量，偶爾背不出，只要多磨幾下，伊也願意先簽字，再叮囑我私下要背好，而我需要做的，只剩下祈禱第二天不要被老師抽到。

阿公脾氣好，性格溫和，但在外仍然很少笑，一臉嚴肅，有時也固執。當老師後，學生也驚伊。阿公稱自己不言自威：沒有發火，從不打罵，學生上課就能安安靜靜的。有同事懲罰講話的學生蹲在講臺邊𡇗，還有的老師怒拍桌子。「摔桌摔椅是不對的。」阿公慢悠悠地坦。從前讀師範，伊去實習，有學生課上說話，伊用手指輕敲桌子，課後被指導老師說，這是「變相體罰」，「違法教學規則」。

我想，阿公身上一定有阿愛的影子。或者說，和母親相依的經歷形塑了阿公的性格。那麼那些離去的家人呢，這麼多年過去，伊人給阿公留下了什麼？生命裡缺失父親和同胞兄姐的阿公，如何面對和消化這段過往？伊人還留存在阿公的回憶中嗎，伊想得起來嗎，還記得多少？

時間張牙舞爪，大口吞噬著阿公的記憶。伊惦坦，伊唔記得孖仔的事了。但在一次又一次的試探和軟磨硬泡裡，伊童年記憶的閘口突然被剝開一條縫。

阿公記得，農曆正月裡，伊坐在父親肩上，全家人行到寨外的河畔田邊，看不遠處的一村子正舞火龍。這大概是他們分開前最後一個團聚的新春了。這片田地，在後來的八九十年代陸續起厝。阿公也在這買地造房，門口正對著那條河。如今，舞火龍仍是正月裡那寨子的習俗，只是高起的樓房忽起，擋住遠處的天空，密密麻麻，站在河畔再也看不到舞龍。

夏日，再娘背伊去寨外，捉牡蛎葉上的金龜。還有一個夜裡，伊肚子餓，家裡沒東西吃，再娘背伊去園裡摘番薯，帶轉內煮湯。天烏暗，伊坐在園頭，看伊阿爸在底下挖。

一次大姐蹲在角落，生火煮飯，伊去拽她辮子。一次，伊去摘莧上蒼蓬菜的葉，被阿兄用手指敲頭。這樣僅存的往事大多沒頭沒尾，只是零星瞬間，是細碎得無法再掰開的光片。

這些記憶是在伊看到娥姐照片時迸濺出來。伊坦，伊認不出來十幾歲的娥姐，沒有那張臉的記憶，要是走在路上碰到，都唔知這是伊阿姐。阿公記得和父親、大姐、阿兄相處的那一兩件小事，但唯獨忘了對伊上好的二姐的童年。

「無了。」阿公想不起來別的。要不是很多年後去泰國看到父親的遺像，阿爸的模樣也已模糊。

阿公總是冷靜又收斂地講述往事，很少熱烈地表達，我不知阿公是否有意抑制對番邊的情緒。籠統來說，潮州人被抑制的情感，早就附著在對父母的稱呼上。有說法是，算命的說不能叫得太親。於是，老一輩的許多潮州人，不喊父母為「阿爸」「阿媽」，而是「阿伯」「阿姆」[114]，「阿叔」「阿嬪」[115]，這些屬於旁系親屬的叫法。阿公也是一樣。

可以肯定的是，父親的角色在阿公生活裡是淡漠的。再娘的出生年份，阿公唔知。我又問，老嫗是底一年出世。阿公回，伊相[116]羊。

在這個盛行拜神和算命的地區，老輩潮州人習慣以生肖來替代歲數。提到某人，不問年份，而問生肖。有些愛買六合彩的人，若某日碰巧有稀客來家中，常常問，伊相乜個，於是，今晚就買伊的生肖，或對應的數字；有人還研究黑白小報上神神秘秘的圖案，試圖參透玄機。

阿嫗對阿公唔知父親的歲數感到意外，「你咁唔知阿伯（再娘）幾歲？」「我怎知？」「伊相乜個，你唔知啊？」

再娘的生肖？阿公確實也唔知。伊只記得阿愛講過，自己18虛歲結婚，35歲生伊，再娘24虛歲結婚。阿愛屬羊的話，是1907年，那再娘大概生於1901年，59虛歲過身。但在泰國，我無法找到對證。阿姑們算了好久後告訴我，再娘是62虛歲去世的。這樣來算，伊是1898年生人。不過差別不大，我想

大抵在這個範圍。

阿公端詳著手機裡父親和阿兄阿姐的合影，許久後吟吟地笑出聲來。「我姆（阿愛）以前嫌我伯（再娘），小規眉小規眉（音），兩個齒哩像杜猴牙。伊坦兩個門齒小小仔個，看都惱。」阿公的眼睛笑成月牙。

「小規眉是乜個？」我不懂。

「像八字眉那樣，不濃。」阿公坦，伊阿爸𠵿八字眉哩，「我伯的眉挺濃哩。」

「初三月上月絲絲，絲絲月娘在天邊；天邊絲絲月愛落，想起郎君過番時。」[117]歌謠裡的留守婦女常是這樣斷腸人的形象，伊人思念丈夫，盼著團圓。但阿愛口中講述的那個在遠方的男人，並不那麼正面，還帶著些「嫌棄」。

做事健忘，阿愛這樣講再娘。在園裡勞作，做完總是落下工具，沒帶回家。做人太容易，非常馬虎，阿愛還這樣坦。厝邊一間菜鋪，鋪主常和再娘拿菜。有次生意太好，蔥不夠銷，就和再娘多要。再娘讓伊自己去園裡拔，拔多少，再把錢算來就好。

可是，老實、相信人，不是很好嗎？在潮汕，太老實也的確會遭人嘴嫌，老實等於沒本事，俗話講「老實無當用」。但當那話出自阿愛之口，是一種有意的含蓄嗎？是伊為了掩蓋真實情緒而說出的反話嗎？再娘的眉毛挺濃的，伊為什麼說不濃呢？我不得而知。

在我放下手機短暫離開的間隙，阿公又端詳起伊阿爸的相片。後來我在錄音裡聽見伊和阿嬤感嘆：「我伯個耳長死[118]哩，做呢那短命，五十多歲……」

我常常在想，如果阿公和老嫲那時也能去泰國就好了。伊人或許就不用那樣孤苦伶仃，阿公也有阿姐阿兄作伴，也許還會和娥姐一樣，愛笑愛坦話。

「你有想過，你也在暹羅就好了嗎？」幾近八十年後，我問阿公。他的眼神一直向著門口的大馬路，像在沉思，也許是回避。「無。」「一次也無？」「無。」

「我對泰國也沒那麼有興趣。」伊惦惦這樣坦，「也唔知那邊好孬，唔曉，孖仔曉得什麼？」或是「呆呆的，只理讀書。」

阿公習慣避開當下。兒時什麼也不懂的小孩被領出來，鋒利地阻斷我繼續問下去的話口。我很難揣摩阿公的內心，關於伊對父親的情感，對未能抵達的遠方的情緒。

「有底人[119]比伊還辛苦？」阿嬤有次搖搖頭，伊清楚阿公的性子，很少主動開口講自己的往事，「伊唔講給別人知的，乜事家已掩緊。」

「人人都艱苦。」阿公不喜談苦難。

「現在的孖仔就𠵿哩。」

「大氣候哩。解放前的孖仔，誰𠵿艱苦？」阿公坦，「𠵿艱苦的少𠵿，𠵿艱苦的到土改又變成地主仔了。」

注：113-119

- 113 乜事：什麼事，mêh4 se7
- 114 阿伯阿姆：父親的哥哥，及其妻子，a1 bêh4，a1 m2
- 115 阿叔阿嬭：父親的弟弟，及其妻子，a1 zêg4，a1 sim2
- 116 相：屬相，sion3
- 117 林朝虹，林倫倫編著，2012。《全本潮汕方言歌謠評注》，花城出版社，頁221。
- 118 死：表達強烈程度
- 119 底人：誰，di7 nang5

六 沉浮

我的祖輩們的一生，不同於那些為人稱道的傳奇故事，從過番苦力到東南亞富商。伊人是下南洋的洶湧潮水中隱秘的存在，沒有波瀾壯闊的偉績。命運也似有意捉弄人一般，不時侵蝕伊人決心重建、用心維繫的生活。但伊人都在能改變自己命運的窗口，即時做出了往前的選擇，也許結果不一定如意，也許沒有得到眷顧，但伊人都沒有放棄。

再娘去世的第二年，老伯和老大姑相繼結婚。老伯仍住在那間老厝，老大姑和丈夫搬到隔壁。伊人的細叔[120]，主持了老伯的婚禮，還寫信回潮州鄉里，告知阿愛和阿公這一喜訊。老伯娶的𠵿，是在暹羅出生的潮州人，父母早年移民來此。

老大姑的丈夫也是潮州人，年紀更長，大了老大姑12歲。1940年前後，伊離開澄海縣[121]，留下妻子和𠵿出生两三个月的儿子，乘船來暹羅。那時伊二十歲出頭，在碼頭當搬運工，存錢匯款回家。二十年後，1960年，故鄉是回不去的地方，伊在曼谷與老大姑再成家。

老大姑婚前也賣菜，品種特意與娥姐不同。生孖仔後，伊在家照料，十二年生了六個。待小孩都長大，伊被娥姐慫恿，又去賣菜，直到50多歲。從仁伯記事起，老大丈是街邊推車的小販，賣過水果、豆爽、豆花、油炸粿、豆漿，換了好幾樣，到70歲才歇。

如今仁伯住在曼谷西北部的暖武里府，一處安靜的居民區，獨棟兩層宅院。伊人搬來兩年多了。屋前屋後的泥地裡，伊一一介紹過去：芒果、冬瓜、香蕉、酸柑、打拋葉，還有一些我聽不懂的泰𠵿詞。我問伊，為什麼要買這裡。「我想要一間有地方可以種樹的房子。」伊用翻譯告訴我。

仁伯的童年在木板厝度過。屋後是蜿蜒的昭披耶河，蚊子多，從木縫潛入，夜裡睡覺，手伸在被外，一巴掌能打十隻。伊十多歲時，那片的租客被趕走，地皮要被用來建大樓，做「客棧」。老大姑和丈夫去找新厝，孖仔要讀書，孬搬遠，找來找去，尋到附近「越」[122]的一處房產，簽下長期租約。「阿伯內小小，俺孖仔愛吃哩無，艱苦。看人吃乜個，好好。」仁伯坦。

伊人有過很窘迫的時候。從前仁伯在私人書齋讀書，一學期100銖。到開學了，伊還在未繳學費的名單上，被老師點名。伊三弟在那讀了兩年，沒錢交學費，只好轉去免費的寺廟學校。一次有人來家裡收水費，平常每月都是十幾、二十塊，那次不知為何來收一百二銖，拿不出來，老大姑才去借錢。

生活貧瘠，家裡的菜總做得很鹹，這樣飯就吃得多。仁伯身體前兩年查出了疾病。伊坦，是因為從前鹹的、甜的吃太多。

儘管拮据，但乜個好做，乜個孬做，伊人很清楚。老大姑、老大丈經常教孖仔，入別人內，腳手要好好，伊人的錢，勿拿。仁伯兒時的一個唐人朋友，家在賣報紙。伊常去那看報，順便相護看店，有賣出的，伊就把錢放回錢櫃裡。朋友的媽媽在屋裡看著，有次抓到另一個孖仔，收了錢就往自己褲兜塞。「做人，腳手孬四散來。伊嫗[123]和我坦吶，這個物[124]腳手孬。」仁伯坦。

有些東西是跨越時空連結在一起的。後來我問過阿公，阿愛有教伊乜個無。阿公的答案出奇地一致：手腳要乾淨，去別人家不能隨便碰。我想，老大姑從前在家時，阿愛大概也是這樣教伊的，後來伊再教阿伯。

從前的曼谷，仁伯記得有很多公園和樹木，公路沒現在這麼多。父母沒時間看管，伊和朋友跑出去玩，路上車多，被老伯看到：噉，你來這做乜事，轉內轉內！阿伯坦，我來朋友內。老伯問，你來我內𠵿，愛囊？去去去，伊坐上老伯的摩托就走。

伊也常帶著三弟到處走[125]，伊人愛去撿塗下的煙草紙頭玩。有時也揀人家焊掉的廢鐵去賣，一小袋能賣兩三銖。

仁伯從小就開始找錢。十一二歲，伊放學去噠叻幫菜攤主推菜。一日做半鐘頭、一鐘頭，5銖，一週就能入35銖。早些時候，伊從厝邊買來自家做的霜糕，到噠叻賣，邊走邊喊：「霜糕來了，霜糕！」

八九歲時，仁伯和朋友去大溪邊。運貨的輪船來了，工人把車上大包白糖[126]搬落船。地上漏了不少糖顆粒，伊人拿袋一點一點裝起來。撿一公斤就能賣兩株。

爸媽唔知仁伯去撿白糖。那危險，不讓伊去。有次厝邊個人撞見伊在河邊，和老大丈坦，你個仔在大溪。老大丈拿起木槌，帶五仔到河邊尋伊。遠遠的，仁伯和三弟看見伊人來，急忙躲起來。老大丈這邊瞧瞧，那邊望望，沒找著人，只好轉內。

撿上多的一次，仁伯和朋友兩人集了35公斤，賣70銖，兩人平分。那年伊九歲，拿到錢就帶三弟四弟去吃豬腳飯，一碗兩銖。豬腳飯平時在家吃不到，只好自己賺錢買。做完白糖買賣，有錢了，闊氣，仁伯和弟弟坦：愛吃兩碗也好，兩碗才四銖。又和老闆坦：一碗三銖的豬腳飯，卵，落[127]，乜個攞落。。「兩銖唔飽，食三銖。」仁伯怙笑。

仁伯愛開玩笑，怙怙樂呵呵。伊加我臉書帳號，通過後，頁面提示伊：我們已成好友。伊眼睛笑得眯成一條，轉頭對我坦：俺是朋友了。

伊也誇張地捧我，坦我很厲害，能自己從暖武里坐地鐵去曼谷，而伊這麼多年都沒有在泰國坐過，「強吶，強，坐火車強！」「單人去返，上強！阿伯單人唔敢去哩。」伊再講起我頭次來曼谷的事，又是：「七年前你行來，強吶。」

仁伯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幽默和喜感。後來當我見到伊的兄弟，我的另外幾位伯伯，我發現，那並非仁伯獨有。

四伯，仁伯的四弟，坦話時怙笑，伊坦潮州話，understand（理解）和okay像是伊緩和氣氛的口頭禪。伊用破碎的英文詞告訴我，伊工作很簡單，okay？伊大笑。坦，伊老了，認知也老舊了，understand？又大笑。四姆在一旁搖頭：「confuse, what he says.（迷惑，他在講什麼？）」

有時四伯被我問題難倒，陷入思考，嘴巴癢著，像唐老鴨。伊坦，攞唔記得了。但當我問伊，父母以前在做什麼工作時，伊興致大開，要在草紙上寫答案：「easy question, paper paper.（簡單的問題，紙紙）」。

每每回憶起從前的事，仁伯滔滔不絕地講，輕易止不了話閘。儘管潮州話變得生疏，伊還是愛坦，一點點找回從前的語感和記憶。有時要想好一會，咿呀呀，那個詞才終於蹦出來。伊講到自己已經退休，不知如何表達，就用「畢業」代替。

有時伊也沒聽懂我在問什麼。我問伊，老二姑賣菜之前在做乜個。伊愣了一下，耳朵湊過來，微眯眼睛：乜個吶？乜個吶，乜個吶，仁伯每次聽不懂的時候都這樣說。我換了個問法：老二姑未賣菜的時候，在做乜個？伊理解了，坦：老大姑講過，老二姑相護阿老公賣卵，往後去賣菜，十幾歲才，在暹羅沒讀過書。

從前幾位老人還在時，伊人怙坦潮州話，「老二姑坦唐話，太深，我唔知，伊就坦番話。」伊又笑起來，「（現在）普通[128]我無坦唐話。你來，我坦。吶。」

如今仁伯的生活作息很健康，唔食太甜、太鹹、太涼的。伊每天五六點醒來，下樓看電視，喝一杯泡酸柑的蜂蜜熱水。阿姆傍晚去跳健身舞，伊就在邊頭行，每週還踢兩次足球。

上六十歲以後，仁伯每月領政府發的600泰銖（約120人民幣）養老金。「六百，好。啊，」阿伯搖頭苦笑，「吃一頓都不夠。」

相比之下，伊覺得公務員的工作很好，退休以後工資還能照樣領，家人的教育醫療幾乎都免。不過，公務員工資也低[129]。伊告訴我，我的一個公務員堂嫂，已經工作八九年了，目前工資只有兩萬多泰銖（不到五千人民幣）。儘管如此，伊還是感慨公務員年老後的福利好，遺憾年輕時不知這些。

從前伊剛畢業，沒想過要去政府。一提政府，伊人就只想到警察，家裡也不知政府還有其他工作可選。「唐人做波立[130]，霎，無人愛，唐人霎。驚[131]去抓賊，賊有槍，艱苦。」仁伯坦。

我問伊，從前唐人愛做乜個。「銀行和賣貨兩樣。」泰國的職業分化在19到20世紀就已形成了這樣的趨勢：泰人更青睞農業、政府和個體經營，而華人則偏愛商業、工業、金融業、礦業等工作。[132]

初中之後，仁伯去商業學院再讀三年。80年代初，伊畢業後在利銀行[133]工作半年，而後轉去私企做銷售，收入更高。工資最先三千，退休前，已經漲到六萬。幾個孖仔工作後，老大姑家慢慢好起來。

仁伯的幾兄弟都去做了銀行和銷售。六人中，五人待過銀行。有人提前轉行，有人則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被迫離開。

大伯從商業學院畢業後，進了泰國匯商銀行。1997年，伊拿著銀行90萬的補償費離開，在曼谷鄰府買了套房，又做了幾年律師，從事銀行領域的法律服務。後來幫妻子在噠叻賣飲料，二十年，直到今日。這次在噠叻見到伊時，我有些認不出來。七年前，伊頭髮還是烏黑，如今幾近全白，面容也顯出疲態。大伯今年六十多了，最近伊打算休息不做：夠了，無力了。

三伯和四伯是大學生。三伯離開銀行後也做了律師。四伯則是阿公口中「拿過兩個文憑」的人，本科後又讀了兩年碩士。伊在銀行待得不久，轉行做程序員。十年前離職，出來做小生意。

「從前唐山艱苦，暹羅好。現在唐山好，暹羅孬。」仁伯怙怙把兩地作比較，感嘆泰國的經濟下行：輸唐山，輸輸輸。

車上，老伯總在訴苦。講，從前坐船去暹羅，餓肚子，生病，一路上好艱苦。但，阿弟你就好啊，你有讀書；阿伯（再娘）從前去給你算命，你的八字就好啊。但娥姐沒說這些。

那晚到了老伯家，老姆也沒出來露面。那一天阿公似乎不那麼愉快。伊知，兄嫂對唐山來的親戚，印象不太好——窮地方來的人，幾十年沒見面，即使是同胞兄弟，怕是要來討物件[136]的。我能感同身受阿公剛落地後的失落，也能理解老伯的擔憂和戒備。

「唐山」，一個遙遠的故鄉，無需反哺，便能源源不斷地接受來著更富饒海域的恩惠和贈予。人們總想著下南洋的人衣錦還鄉；被貧困淹沒的鄉里人，則等待著、豔羨著那歸鄉者的美妙綢緞。

十幾二十年前，仁伯常常問老大姑：你愛去唐山也？老大姑怙旦：我霎我霎，你霎旦，我內在這，等下去，無好食。

90年代，老大丈回澄海探親，母親、原妻都還在。伊孫年紀小，旦愛看電視，但家裡沒有。老大丈的仔旦，老大丈無錢買。被一同返鄉的幾人聽到，便決定一齊湊錢，來給伊阿孫買電視。

老大丈在唐山的仔，00年左右來暹羅時，也沒什麼錢。老大丈想拿錢給伊，便和幾個仔旦，若𠵿錢都好，一起湊給伊。仁伯雖然錢沒太多，還是拿出三四千泰銖。最後老大丈一共給了唐山的仔一萬多。

但阿公不是來討物件的。1999年，阿公57歲，自從五十三年前分離以後，伊再也沒有見過阿姐阿兄。那時阿公聽聞二姐火燒厝，又記念伊的好，攢有兩個錢，剛好還有朋友要去泰國探親，阿公阿嫲決定一起去看看。

從前泰國的木屋不時發生火災，一燒便是一整排。娥姐因為厝邊著火，自家也遭了殃。仁伯旦，燒過兩次，一次是1984年，還有1998年。娥姐家燒得厲害，燒完了，家裡九成的物件都成灰燼。幾乎什麼都沒了，娥姐損失很大，仁伯給伊買了台冰箱。後來娥姐雇人來重修，那人沒做完，卷了錢就跑。

阿公阿嫲帶了三個翡翠手鐲，送給伊大姐、二姐和阿嫂。給來見面的每個孖仔，還有那時未嫁的姑菁，一人一百港紙，說是留作紀念。又以修補火燒厝之名，額外給了娥姐一筆錢。老大姑也收下一些，老伯則不好意思收。

老大丈直說：別人來到這，只愛物件，你們來到哩，怙分給人。老伯也對老姆旦：你看我阿弟喏，來到，怙怙分人錢，恁的𠵿，只愛拿我的錢。

「去這次，才改變伊（老伯）的觀點。」阿公嘆了口氣。

見到細弟人況好，一切都好，娥姐很歡喜。伊一直掛心著遠方的阿弟，分開時那麼小，也唔知長大會怎麼樣。

阿公阿嫲在老大姑家住了一晚。伊內人𠵿，攏總𠵿在地板，布簾隔成一格一格。天氣悶熱，只有一條風扇吹。老大姑的厝邊見到阿公，攏旦，伊長得像再娘。其他時間，阿公阿嫲住老伯家，寬敞些。

伊人一起去了許多地方玩。老伯兩老和娥姐，陪伊人去了佛寺和海灘。不太會潮州話的四伯，特意買了本字典帶身上，陪伊人去皇家田廣場。在外地工作的仁伯回家後，帶幾個老人去吃了火鍋。「阿公阿嫲來，阿伯三十多歲，還後生。」仁伯的嘴裂得彎彎。

在那些有著高聳塔尖和流金溢彩的建築前，伊人齊齊拍了許多相片，帶回唐山。老伯還帶阿公去見了伊人的堂姐——早早到暹羅、未曾謀面的姑姑的女兒。原本還想再去拜訪再娘的兄弟兩家，大伯姿娘和細叔的後代，但老伯和伊人也很久沒聯繫，最後沒找到。

注：135-136

135 若𠵿：多少，rioh8 zoi7
136 物件：東西，muêh8 gian6

八 身分

許多年裡，我們在兩地各自過著自己的生活。大多時候，互不打擾；但只要一見面，又是熱情招待。可以說，我們是語言不太通、遙遠卻有血緣維繫的客人。

但我仍然感到有些遺憾。我一個潮汕小鎮長大，那裡家族親戚熟絡，來往又密切。就像仁伯常常去娥姐家吃飯、去老伯家過夜一樣，我也有過那樣的童年。伊人是阿公最親的家人，我們原本或許會更加親密。但在那漫長幾十年裡，感情難免生疏淡化，靠書信也無法維繫和彌補。

仁伯家留有一些唐人印記。餐桌旁角落供奉著地主爺。每逢春節，伊人全家、幾兄弟會穿寫著「新年快樂」的紅色上衣合影，發在微信群裡。仁伯的妻子是番人，伊也喜歡穿紅色旗袍。在稱呼上，伊人之間仍是用潮州話，阿姨阿丈，阿舅阿姪，阿兄阿嫂。四伯來仁伯家那天，我聽到伊喊了「二嫂」。

但伊人也有許多對我來說陌生的習慣和文化。譬如，佛教信仰浸入伊人的生活，仁伯和妻子經常去做功德，為和尚布施。伊人習慣用泰國佛曆，每當我問起年份，都需要在佛歷上減掉543，才變成我熟知的紀年法。還有，伊人早晚各洗一次澡；家裡不用筷子，只有叉和湯匙；早餐吃炒飯，粥裡加辣椒。

我不禁想，相比於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華人，為什麼泰國華人融入得如此快？

在下南洋致富的華僑代表中有這樣一個有趣的故事：1810年，福建漳州人許泗漳到檳榔嶼（今馬來西亞檳城）當苦力，後在多地貿易，娶暹羅女子，還承包暹羅拉廊地區的錫礦稅務，開發錫礦。而後，他被暹羅王室委任官職，並授予官僚爵位。他的家族還被賜泰姓「那·拉廊」。他那些留在泰國的孫輩，都成了泰人，但那些回到馬來西亞的，還是華人。[137]

百來年前的曼谷王朝[138]早期，上層富裕的華人與王室有著緊密的關係，他們從跨國貿易中致富，或擁有稅務承包權，或進入官僚機構，被授予貴族爵位，或與王室通婚[139]。那些為暹羅精英效力的包稅商，大多是潮州人。[140]這些上層華人被暹羅精英階層接納，完美融入當地的政治體制。而在暹羅的普通華人勞工，通常也與當地女子結婚，即便有人在中國已有妻子。

對於華人的身分選擇，那時暹羅官方持開放態度。他們被默許保持自己的文化，也可以自由接受當地文化。[141]混血後裔可以選擇做華人或泰人：華人需要繳人頭稅（要在手腕系☐和盖章做標記），但可免服役。[142]據學者總結，1910年之前，華人父親和泰人母親的混血兒，更多認為自己是華人；而中泰混血父親，無論母親是泰人或混血，其後代通常自認是泰人[143]——也就是說，到了第三代華人移民，他們在身分和文化認同上基本已是暹羅人。

儘管有不少華人已被逐漸同化，但二十世紀上半葉，隨著在歐洲受教育的暹羅精英對民族主義的接納，中國漢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傳播，以及西方反華態度等因素影響，暹羅政府開始實行泰民族主義政策[144]，通過外力加速華人同化。例如1913年修改的國籍法，在暹☐出生的華人都為暹羅人。

不過隨著一戰後華人更大規模地進入暹羅，且全家同行增多，華人婦女和兒童的數量也大大提高。在暹羅出生的二代華人與本地女性通婚的數量隨之減少，同化速度有過減緩。由此，1930年代以後，暹羅上層精英在華語教育、華文報刊、華人經商等方面施以更高壓的管控。在多次新修改的移民條例中，共產主義者、貧困者和婦女都被限制入境。

1965年泰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份秘密文件，闡述了同化華人的目標和措施[145]。該文件指出，不應以極端民族主義的措施，而應溫和地讓華人歸化為忠誠的泰國公民，鼓勵通婚、用泰文名字、☐入籍者提供平等☐利、☐☐更多泰☐学校等。

☐些溫和的政策具體地影響了阿公的親人們。如今泰國社會階層幾乎不再有華人和泰人的明確分界線。

僅僅第二代移民，除了仁伯，其他阿伯阿姑們幾乎☐坦父母的語言。伊人也不再像父母輩那樣找唐人成家——只有姑瑛和華人移民後代結婚。到了第三代，更不用說。

我好奇伊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身分和華人血統。仁伯的細弟告訴我，伊兒時對中國並不感興趣，不了解那個地方，只是聽爸媽講過，那裡很窮。父母的故鄉，只是一個遙遠的意象。伊從小就不太會潮州話，在學校只說泰語，朋友也都是泰國人。回到家，伊兩種語言混著說，常被老大丈罵：四散旦！老大丈只懂一些泰語，老大姑也不多。於是伊和爸媽說話時，仁伯要做伊人的翻譯。

伊人如水般融入泰國社會，成為完完全全的泰國人。仁伯家樓梯的牆壁上，掛著前國王拉瑪九世普密蓬和愛犬通丹的合影，另一張是其妻子詩麗吉王后的照片。和四伯見面那天，伊拿了幾件黃色襯衫送給仁伯一家和我，胸口處印著王室標誌。黃色是國王的代表色，那個月是現任國王的生辰月。伊坦，我出去玩的時候可以穿。

阿伯阿姑都有中文名，但只在家裡用。在外上学工作，伊人自出生就用泰名。仁伯曾經的姓氏是「姓陳」[146]——其實老大丈姓林，但下船時身分證被拿錯，落地暹羅，伊變成一個姓陳的人。自那以後，「姓陳」就一直跟在伊和伊仔的身分證上。

三十多歲時，仁伯決定改成泰姓。伊坦，唐人在暹羅，上切要的就是換姓氏——別人只要看到你的姓，「啊，這是番人，唔是外國人。番人要做乜個，比較易。」伊六兄弟中，三人都換成了泰姓。從1982年到1990年左右，泰國政府每年收到約一萬宗更換姓氏的申請書，其中九成為華人；此外每年約有一千多名華僑歸化為泰籍[147]。

仁伯選了三個備用的姓，到區政府辦公室辦手續。去了三四次，辦事員以各種理由拒絕辦理。最後一次，仁伯拿了兩百塊，塞給對方。辦事員的五官擠成一團，發出「吼」的一聲長吁，看似為難，又認真端詳起姓氏來，坦：我看這個和別人一樣[148]，不行……這個，這個好！「普通一個拜[149]兩個拜就得了，這差不多一個月有。往後拿錢給伊，伊坦好好好，（姓）找對了找對了。」仁伯搖搖頭，不給錢，就不給辦。

四十多年前，娥姐入泰籍，也換了姓。但老伯、老大姑和老大丈都無換，伊人一直以外國人的身分住在泰國。阿公問過老伯這事，伊坦：我唐人，入泰籍乜事？但非泰籍的確有些不便。老伯唔是泰國人，只好用姑姑的名義去買地造房。年老六十以後，伊也沒有政府發放的養老金。

還在賣菜時，娥姐的生活還過得去。上了六十，伊沒去賣菜，只領政府錢。仁伯每月會再給伊些，起初五百七百，往後一千。「我的心會知。大了，會知乜個好，乜個孬。」伊坦，不是爸媽教伊這樣做的。「唐人和番人唔平樣，番人伊唔知乜個……也不一定吶，percent比較𠵿。」

娥姐去世的原因，阿公唔是很清楚。仁伯幾年前和阿公坦過，但伊的潮州話表達，阿公沒聽明白。仁伯用翻譯軟件告訴我，是胃穿孔。

這次來泰國前，家人讓我捎了乾香菇、羊肚菌、山楂乾和老香𠵿帶去。阿公坦，那邊的人喜歡這些，從前番客回來，都愛帶這些走。到仁伯家那天，伊看到香菇，坦：老二姑合[150]這物，伊惦惦叫我去China Town買來。

仁伯在外地工作，娥姐月月打去找伊。想吃什麼中國貨，或是需要買祭祖祭神的貢品，伊都讓仁伯去買。「伊愛食乜個，俺去買比較好的給伊。」

娥姐話𠵿，半點鐘都𠵿掛電話。伊惦問仁伯，你轉來[151]未，轉來未？阿伯坦，我下個拜轉來。你去耀華力[152]買白果、紅棗給阿姨吶。



注：137-152

- 137 施堅雅，2010。《泰國華人社會：歷史的分析》，許華等譯，廈門大學出版社，頁161-162。
- 138 也稱卻克里王朝，從1782年推翻鄭昭王並延續至今的泰國王室。
- 139 Thak Chaloemtiarana (2014). Are We Them? Textual and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of the Chinese in Twentieth-Century Thail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3, No. 3, pp. 473–526.
- 140、142、143、144 施堅雅，2010。《泰國華人社會：歷史的分析》，許華等譯，廈門大學出版社，頁145。
- 141 孔飛力，2016。《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李明歡譯，江蘇人民出版社，頁76。
- 145 Thak Chaloemtiarana (2014). Are We Them? Textual and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of the Chinese in Twentieth-Century Thail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3, No. 3, pp. 473–526.
- 146 姓陳：泰語𠵿𠵿𠵿𠵿𠵿𠵿，是潮州音的直譯，sên3 dang5
- 147 張映秋，1991。<移居泰國的普寧人及其同鄉會概述>，《普寧文史》第六輯，頁2。
- 148 泰國規定，有血緣關係的人才可以用同一個姓氏。
- 149 拜：禮拜，星期
- 150 合：喜歡，hah8
- 151 轉來：回來，deng2 lai5(7)
- 152 耀華力：曼谷唐人街

九 再見

我來到暹羅，再見伊人踏足過的地方。得以重新認識遙遠的伊人的故事，我從心底裡為伊人高興。伊人是好人，普通、老實、認真生活的好人。

二十年前老大丈去世以後，老大姑的精神和身體每況愈下，得了阿爾茲海默症。

高興的時候，伊愛坦從前——坦從前，伊知；坦現在，伊惦坦伊「唔知」。老大姑坦，從前去底塊，別人打我阿妹，我去打伊。仁伯問伊，關於伊阿弟的事。老大姑坦，從前有叫某人去唐山找伊，難找，沒遇到。老大姑還記得，阿公很久以前來過泰國，二十年了。仁伯問伊，你愛去唐山，愛霎？伊坦，霎霎，無好食。

只有心情好的時候，伊會應別人。不高興的時候，伊就不耐煩，什麼都是：霎坦霎坦，唔知唔知。人多，伊不高興；厝邊聲音太吵，伊不高興；一次性說太多，伊也不高興。兒子們在家惦給伊說好話，教伊坦：新正如意，新年發財。四伯坦前一句，老大姑就會接下一句。

2021年，老大姑在新冠大流行中去世，享年91歲。

老伯十多年前過身，因為中風；老姆今年85歲，還在世，但也是阿爾茲海默症，目前無法自理，在醫院由護工照料，臥床休息。2003年，伊來過潮州探親，住在我家。那次之後，老伯也有計畫回來看看，但最終沒成行。

一張一張地，我們翻看阿姑帶來的黑白相片。每位老人的照片，再娘、娥姐、老大姑、老伯，阿姑都給了我一張，讓我帶回去，「帶伊人去唐山𠵿迵。」

再娘墓地在曼谷南邊的北欖府，很小一塊地，和別人家的挨著。那片公墓都是「唐人」，仁伯告訴我。每年清明，娥姐和老伯都會去拜父親。老大姑因為腿腳不好，偶爾去一次。差不多九歲起，仁伯就跟著娥姐去祭拜。起初坐大巴車，轉三四趟才到。後來人多，十來人，便雇車去。掃完墓，再坐車南下，到邦盛海灘去玩。從那起，仁伯幾乎年年都來，除了疫情那兩年。

仁伯帶我去再娘墓地那天，一切靜悄悄的，只有我們踩在四處亂竄的雜草上的聲音。這裡大概只有每年清明才會熱鬧起來。墓碑密密麻麻，有的淹沒在草叢後，有的字跡油漆完全脫落，也許很久沒人來過了。墓碑上寫著先人故鄉，幾乎都來自潮州八邑。各個語系的故人，會葬在一起。

我們踏過高至小腿膝蓋的雜草，到再娘碑前。上面寫著伊的來處，「普邑鵝公筓鄉」。墓碑是十來年前老伯出錢翻修的，兩旁畫龍鳳和荷花，碑前做有石磚，畫了一果盤。這裡沒有長雜草，墳頭的草整整齊齊。阿愛的名字也在上面，儘管伊不在這裡。

「阿公，阿孫在唐山來看你了。」 仁伯坦。

（仁伯、姑菁、姑瑛為化名）